

暗 藏

萧子屈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暗
藏
AN CANG

萧子屈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藏 / 萧子届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19-06671-3

I. 暗…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17361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袁 铭

美术编辑 梁殊萌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7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671-3/I · 1214
定 价 23.80 元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逃亡 /003

他们义愤填膺，大声叫喊着，还有人朝空中开了一枪。有个满脸络腮胡的男子在人群前大骂道：“妈的！又让他们溜了……等着瞧，我会找到他们的！”

第二章 面试 /005

不一会儿，姜文皓就惊愕地看到武经理身后的墙上开了一扇小门，一个女人从那里走了出来。他吸了一口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三章 箱子 /009

在离箱子不到五米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脆响，箱子的边缘裂开了一道缝，仿佛里面有个物体还在作垂死挣扎。老人惊住了，不敢再往前走。

第四章 女房东 /013

女房东终于离去了。不过半分钟，她的身影消失在一片房屋的背后。晨雾尚未完全散去，一切都还是灰蒙蒙的，让人感到很不真实，就连头顶上方那个真实存在的惨白圆球也无法改变这虚幻的感觉。

第五章 花瓶与闹钟 /021

于子劲无意间触摸了一下花瓣，一股冰凉的感觉随即渗入指尖。他将花瓶整个儿托在手心，微微晃动了一下，没想到瓶中竟传出沙沙的响声。

第六章 衣柜里的秘密 /026

陈轩然忽然住了嘴，朝于子劲的身后看去，他的神色显得有些吃惊，于子劲也赶忙转身望去。原来在门后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大沙袋，墙根处还放着一对哑铃和几根细绳，更令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门板内侧竟插着一把匕首。

第七章 跟踪 /030

怪女人在超市门口迟疑了一下，神色显得有些慌乱。她拉了拉深蓝色的长衣领，将脖子全部围了起来，加快步伐朝人民广场方向走去。

第八章 带刺的玫瑰 /034

陈轩然瞧见凌飞燕拉着那个女人急匆匆地穿过人行道，在晨风中向雾霾笼罩着的一个建筑工地跑去。他再仔细一看，又吃了一惊，她们身后紧跟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想必那个男子是在追赶她俩。

第九章 酒吧 /041

他的面容已经变成一片惨白了，却依然在极力保持镇静。那个站在吧台附近的女人警惕地看着这一切，没有动弹，倒是酒吧里的其他客人有些慌乱了。

第十章 废墟 /044

就在这时，一个略显单薄的人哀叫了一声，迅速从地上爬起来，钻进了旁边的一个小胡同。他俩赶忙追去，但那个人很快就不见了。

第十一章 公安局长 /049

当室内恢复沉寂后，大家都感到光线明显暗淡下去。暮霭开始袭上四壁，细小的雨点正在敲打窗户玻璃。三人都感到了初冬的寒意，纷纷裹紧了衣服。

第十二章 目击者的分析 /053

随后，他扛着箱子绕过靠近堤岸的草滩，直接下到老石桥的桥墩下，没跨过那片细沙滩。他非常谨慎，而且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甚至很兴奋。

第十三章 一封来信 /058

他罩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形如幽灵。他身材佝偻，面容可憎，唇角挂着一丝怪异的笑容，但两眼出奇地亮，好像在搜寻什么。

第十四章 出家人 /064

他窃笑了一声，在一棵桂花树下忽然止了步，迅速转身望去——一个瘦小的尼姑哎哟叫了一声，也赶忙停止了脚步。她站在离于子劲六七米开外的石梯上，耷拉着脑袋，盯着铺满落叶的石梯发呆。

第十五章 学者 /069

他发现有一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正是局长的办公室。他心里突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第十六章 H.P是谁 /074

他剧烈地咳嗽着，目光闪烁不定，脸色一片暗淡，好像整个人都被罩在了棺材的阴影里。他忽然放下信封和信纸，直挺挺地立起身来，痉挛般晃动着双臂，喃喃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第十七章 跛脚男子 /077

“没关系，我认识你就行了。”跛脚男子朝于子劲吹了一口气，“不瞒你说，我已经忘记了自己今年几岁，跟几个女人上过床，可能我还杀过人——这些都记不清楚了，唯独你的档案我非常熟悉，不过很快就要扔进粪坑了……”

第十八章 书中的照片 /080

于子劲就这么遐想着，这时，陈轩然从旁拍了他一下，笑嘻嘻地说：“我看照片上的这个男人挺像你的，尤其是眼神和红润刚毅的嘴唇。”

第十九章 失踪的丈夫 /086

他站了起来，裹紧大衣的衣领，遮住了整个干瘦的脸膛。他用忧郁的目光瞥了一下于慧芳微微凸起的肚子，忙从衣兜里掏出一些皱巴巴的钞票丢在桌子上，然后，他长叹了一声，转身冲出门去，钻进了雨夜……

第二十章 出走 /090

他轻轻挪开那个帆布衣箱，取走两块瓷砖，看见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环。他将铁环使劲向上一拉，一块青色的四四方方的石板也一并被提了起来，下面露出个黑黢黢的洞口。

第二十一章 被遗忘的院落 /093

老人抱着好奇之心，慢慢下了床，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朝院内看去。她惊愕地叫了一声，因为她看到映着火光的是一张奇丑的紫褐色脸庞，那个怪人正用一双吓人的绿眼睛望着老宿舍楼，仿佛他能穿透夜幕，望见对方藏身的窗户。

第二十二章 暗秘的楼道 /098

他闻到一股鱼腥味，这让他感到呼吸困难，有一个奇异的物体更是将这一恐怖气氛推上了高潮——一个瘦小的黑影正在三四楼相接的墙面上缓缓移动。黑影的头顶上出现了两只可怕的角，它的整个脸形虽然看不清楚，但于子劲断定那是一张不同寻常的脸。

第二十三章 燕子 /101

他转身看去，发现一个枯瘦的老头正弓着腰行走在松林边的草丛中。老家伙微微耷拉着脑袋，一脸阴沉，右手夹着一只硕大的黑色塑料袋，一眨眼工夫，已消失在一排篱笆丛后。

第二十四章 木屑和鲍鱼 /105

这些浑蛋将她玩腻后，企图除掉她，因为他们认为她知道得太多了。不久，他们就出钱雇了一个杀手去办此事，没想到霜梅却被一个叫“木屑”的神秘人救走了。

第二十五章 山野来客 /109

这时，一道美丽的霞光突然落在了他身上，他的面色红润开来。“多好的阳光啊！”老人温和地说道，“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冷。德铭，快关上窗子吧，我们都是些弱不禁风的人，你应该懂得体贴老人。”

第二十六章 老情人 /112

一行六人快速赶着路。不多时，他们就消失在一个阴暗的山崖口，如同那些夜游归来的鬼魂重新躺回了坟墓下的棺材。

第二十七章 吉凤寺 /117

女人尖叫了起来，全身战栗，脸色一片惨白，恐惧感迅速袭击她脆弱的心房。她紧闭双眼，不敢往后看，在魔爪中胡乱挣扎着，而扣住她的双手却更紧了。



第二十八章 游客 /123

教授摘下眼镜扔到脚下的草丛中，狠狠踏上几脚，走开了。不一会儿，他的身影被一丛浓郁的树林遮住了，就像一只野兽窜回了树林深处。

第二十九章 行动计划 /127

他有些焦急了，很快，一丝狞笑扯了一下他那被月光照得煞白的嘴唇。而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个疯女人的叫声。须臾间，女人的叫声变成了绵长的哭声，院中某个墙角一声声凄厉的猫叫回应着那哭声。

第三十章 监视 /131

紫红色的水雾笼罩在池塘的上方，形成一个迷幻的区域。散落在林下的阳光慢慢隐去了影子，而夜幕也逐渐升了上来，就像为这个寂寞的院子披上了黑色的丧服。

第三十一章 恐怖居室 /136

当他把目光完全落在门上时，心头掠过一种奇特的感觉。这多像一扇通往墓穴的门啊，陈旧、潮湿、腐朽。

第三十二章 历史学家 /142

它磨着牙齿，舔着嘴唇，眼睛里迸出可怕的火焰，并不时嗷嗷地叫着，好像在召唤同伴。当它在看清我已经筋疲力尽时，又猛扑了过来。

第三十三章 主心骨 /148

他每次前来，都站在一旁抽着烟草，看着我们忙碌和嬉戏。我注意到他观察张笠的眼神总是怪怪的，但又说不清楚怪在哪里。

第三十四章 贼罪 /154

我拧亮手电筒，凑上前，慢慢蹲了下来。他那张已经不成人样的惨白的面孔上刻着惶恐与不解，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

第三十五章 月光下的谋杀 /161

教授突然瞪大眼睛盯着斜上方的小窗口，然后又惊恐地看了看于子劲，大声尖叫起来。他胡乱舞着双臂，身子猛一晃，栽倒在地。

第三十六章 地下娱乐场所 /164

他轻轻转动了一下手腕，然后拍了拍古德铭的肩膀。古德铭会意地笑了笑，纵身往墙角一跳，即刻从地面上消失了。

第三十七章 无形之手 /168

忽然，他被脑海中一个可怕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他哆嗦着点燃了一支烟，可还没有抽到一半，香烟就自动熄灭了。



第三十八章 阴魂不散 /173

门边那具骨骼模型还是那么可怕，头骨上的几个窟窿好像正在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骨架上还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三个血红的字：等着你！

第三十九章 云江花园 /178

禹玲见瘸子走远了，急忙走到崖边探头往下看，但显然什么也看不到了。静幽的湖泊就像一面奇幻的镜子，不断发着蓝光、冒着寒气。

第四十章 被撕去的一页 /182

断痕很新，前一页上还有五个模糊的指印，指印微小，像是一个女人的——难道是她？于子劲的脑海猛一阵旋转：不错，昨晚偷偷前来的那个人应该是张禹玲，因为她也和警方一样在苦苦寻找木屑的下落。

第四十一章 幽灵无处不在 /187

没想到那个占了上风的瘦子忽然跳起来，蹿到于子劲身后，两手紧紧勒住他的脖子，另一个也赶忙站起来，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横在他胸前。两人趁势把于子劲挟持到一个更黑暗的墙角。

第四十二章 私会 /192

红色的火焰在夜风中晃动着，忽左忽右，火光映照出一张紧张不安却不失俏丽的面庞。树林某处又传来三声猫叫，随后，一张显得很激动的脸从一棵银杏树后探了出来。

第四十三章 恋人 /196

夕阳的余晖泼洒在树荫与花丛间，风儿挠得人发痒。在他俩刚走过的一个小花园中，卫安莲和武正良正偎坐在草地上数着星星点点的花草。

第四十四章 歌舞厅 /200

陈轩然突然发现玻璃镜上有一道细长的划痕，像是用一种非常尖锐的利器割划的。划痕下有五个被烟头熏成的小黑斑。

第四十五章 布局 /206

一个陌生人越是强调自己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性，就越是说明他有问题，至少说明他已经开始了在警察面前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在这个世界上，巧合的事情虽然有很多，但一个人骨骼里的本性是绝不可能被外人模仿的——轩然，你想到了什么？你的脸色很难看。

第四十六章 四个情妇 /210

就在你填土的时候，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你吓得跳了起来，以为是老天爷在惩罚你。然而，真正使你感到恐惧和震惊的，是从屋子里传来的那一声女人的惨叫。

第四十七章 香消玉殒 /214

李映荷仰面躺在地板上，脸色死灰，四肢微微颤抖着。她的两眼已经变得暗淡无光，苍白的嘴唇上流动着死亡的气息，一只手微举着伸向她的女儿。

第四十八章 兰兰 /218

在于子劲的脑海中，罪犯的影子已渐渐浮现出来，而他的行动计划亦有了雏形。他狠狠按灭了烟头，转身走到搭档跟前，低声说了几句。

第四十九章 兄妹 /222

“生活真是太捉弄人了，谁能料到你一直在苦苦找寻的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凌飞燕坐了下来，接着说道，“这样的结局是残忍了一点，但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第五十章 储藏室 /228

很快，上面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响声，但半分钟后，陈轩然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就好像他的同伴突然蒸发了或是被什么东西蓦然拽进了一个未知的窟窿。他一下子紧张起来，额上也微微冒出汗珠。

第五十一章 暴风雨前夜 /236

“仇人的血是肮脏了一点，但我非得沾一沾。我要亲眼看到那殷红的液体从他胸膛里流出来。”禹玲被自己嘴中吐出的话吓得哆嗦起来，面色更加苍白了。

第五十二章 末路挣扎 /242

当获救的梅莹尖叫着跑开后，从松树后茂密的草丛间渐渐现出一个人的影子，转瞬间，陶嫣红已经出现在众人眼前。她抖了抖衣服上的泥土和草屑，走上前来，对已经趴在古德铭身上痛哭的黄玉瑛说道：“你哭什么？他死不了。”

第五十三章 最后的晚餐 /246

我痛苦地活在城市的边缘，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都是他，是他害了我，让我从小失去父爱，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受尽人世间的苦难。我真想马上送他到我们父亲身边去。

第五十四章 禿鹰 /252

这个倒霉的家伙一身衣服破烂不堪，光秃秃的脑袋上伤痕累累，他的四周盘旋着几只秃鹰，这些食肉动物正盯着这个从天而降的食物。而在灰暗的天空中，还有几只秃鹰在高高地盘旋。

第五十五章 乌鸦岩 /256

于子劲赶忙放下手中的工具，蹲下身子，开始用手刨土，小琴和小虎也这么做了。他们扒去一层层黏土，又扯除了一些杂乱的草根，不多时，一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箱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尾 声 /262

邮包很快就被打开了。当一个黑糊糊的物体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因为，这个黑色的东西不是什么吉利玩意儿，而是一个很大的骨灰盒。

天色阴沉，厚厚的乌云堆积在天边，乌云的背后隐藏着暴风雨的影子。

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但一对青年男女却依偎着站在城郊的一座古老的石桥边。他们悄声说着话，不时发出一阵笑声。桥下是不平静的混浊河水。河水穿过城市中心，带着城市的腥臭，一直流向未知的远方。

天色更加暗了，夜色慢慢升了上来，河两岸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一道闪电蓦然划过云天，仿佛将天空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我们回去吧。”男的说道。

“再等一下，”女的说，“反正我们回去也没事。”

“我喜欢这座石桥。”男的叹了口气，“一看到它，我就想到那次逃亡。”

“悲剧不会重演，历史的车轮已经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了。”女的漫不经心地说，“那些东西在哪里？”

“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你就不要装了。”

“看来我太小瞧你了，你不仅漂亮，而且工于心计。”男的略显失望地说，“你怎么知道那些东西是我拿的？”

女的冷哼了一声，“我听人说的。”她接着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是你拿的，但我实在搞不清楚你是怎么将那么沉的东西藏起来的。”

男的阴阴地笑了笑。“你不知道我来回跑了几次，将那些东西挪了好几个地方，才最终藏好。”他说，“除了我，在这个世上绝对不会再有人知道那些东西藏在哪里，包括你……不过，实话跟你说，我对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

“你太有幽默感了！”女的说，“那你为什么不交给政府？”

“我还没打定主意，这不排除我哪天会带着那些东西偷偷离开这个国家，或许……”男的说，“我会留给我的儿子。”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女的委屈地说，“你一直不相信我。”

“也许吧，但我们还是结合在一起了。”男的有些冷漠地说，“你何尝又考虑过我？”

女的开始抽噎起来。

“你……哭什么？要哭，回去再哭！”男的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惊恐地朝四下看了看，“你带我到这里到底是想干什么？难道仅仅是来看这座石桥？”

女的没有回答，她抬头望了望乌云滚滚的天空，冷酷地笑了起来。又一道闪电划过暮色苍茫的天空，稀稀拉拉的雨点开始落下来。

“他们是不是也在这里？”男的浑身哆嗦起来。

“你猜对了，我们在这里！”一个冷酷的声音回答道。

男的慌忙转过身去。两个戴面具的黑影从他身后的一棵大榕树下蹿出，就像两个幽灵突然从地面冒了出来。这两个神秘的家伙对视了一眼，他们的目光充满了忌妒和仇恨。

“快说，那些东西到底藏在哪里？”其中一个人大声问道，他高大的身材犹如一堵墙。

“我不知道。”男的说完，回头怨愤地瞪了一眼身旁的女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的扭过头去。

“既然这样，那你就把秘密带进坟墓吧！”高个子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寒气逼人的刀，冲上前去，猛一下刺入男的腹部。他的同伙迟疑了一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高个子一起将男人推下了河。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后，那个被夺去生命的躯体猝然落下，转眼间便被混浊的河水吞没，消失在河中。

“你……你们为什么要杀他？”女的颤抖着说，“你们不是答应只是教训他一下吗？”

“这就是教训，而且是最彻底的教训！”高个子说，“你应该为这个结局感到欣慰。”

女的这才发现自己衣服上沾了很多殷红的液体，她尖叫一声，晕倒在地。高个子没有理她，只是微微笑了笑。

“现在该怎么办？”高个子的同伴瑟缩着问道。

“还能怎么办？尽快离开这里，我可不想被人看到。”

他俩扶着栏杆俯视了一下桥下混浊的河水，撕下面具，一并抛了下去。高个子侧身望了望昏厥中的女人，蹲下来在她的脸上狠狠啃了一口，然后将她扛在肩头，走开了。他的同伴警惕地向四周扫了一眼，也匆忙跟了上去。不一会儿，他们就隐没在了河岸旁的草丛中。

大雨倾盆而下，就像给整个世界笼罩了一层厚重的血幕。血幕下流淌着肮脏的液体，这些液体一直流向人类的灵魂深处。

奇藏

第一章 逃亡

他们义愤填膺，大声叫喊着，还有人朝空中开了一枪。有个满脸络腮胡的男子在人群前大骂道：“妈的！又让他们溜了……等着瞧，我会找到他们的！”

这是很多年前一个大雾弥漫的黄昏，故事发生在中国西部一座群山环抱的沿边城市。我们的目光将聚焦到这座城市郊外的一座石桥上，透过这座石桥，人们能看到历史曾经留下的许多痕迹。有些痕迹已经被抹掉了，但大多痕迹是抹不去的。

天空就像被撕破了的面庞，狰狞、丑陋。四周枯萎的树木就像僵尸一般立在各处，贪婪地吮吸着其他生命的气息。那些依附在树干上的枯枝败叶形同一些残肢断臂，将断未断，任凭冷风欺凌，咔嚓声偶然在半空中响起。

桥下的河面上正升腾起一片片泛红的水雾。一只乌鸦掠过上空，带着痛苦的哀号，消失在一个静寂的小土坡后。有时，还能听到几下含糊不清的无力的犬或猫的叫声，但孱弱得叫人感受不到生命的气息。

天快黑了。

从河床上不断吐出的幔状雾霭已越过河堤，向居民聚居区蔓延开来。河道两岸那些高矮不一的房子里透射出闪烁不定的灯火，成片的光芒均匀投在水波上，恰似少女美丽的裙衫滑拨过琴弦。

在这个苍凉的天地间，最惹人注目的还是那座老石桥。它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汉，弯着劳顿的躯干睡卧在河面上，两座巨形桥墩垂落在河中，坚毅地支撑着已经伤痕累累的上身。

不知什么时候，石桥上开始有人在行走了。数了数，一共五个。

这伙人个个面容憔悴，神色不安，而且显得异常疲倦。他们不时转过头去，看一眼刚刚经过的地方，就像那里藏着一头野兽，随时都会追上来似的。一行五人中，有两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人，其余三个是长相俊美的男子。

他们刚要走下石桥，忽然，其中一个戴着眼镜、中等个头的男子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倒在了地上。这个倒霉鬼轻轻叫了一声，扭曲着上身，用双手不断揉搓着伤腿。他狠狠咬着唇，企图不再发出一丁点哀音，但不一会儿，他额头上已经爬满了汗珠，全身还不住地打着寒战。

这五个人当中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连忙走上前，焦虑地问道：“哥，你怎么啦？伤得怎么样？快，脱下鞋子让我瞧瞧。”

其余的人虽然停止了脚步，却好像与自己无关，都麻木地立在一旁。他们不仅没有出手协助的意思，还厌烦地瞧着这对兄妹。

“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另一个女人说着，焦躁地跺着脚。

“我看我们不要管他了，要不然，咱们都得完蛋。”紧挨着她的男人说着，抬头望了望天色。

“这样不好吧。”女人侧身瞅了一眼那个靠在桥栏杆旁的男子，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的身材很魁梧，从他凝重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正在试图作出某个决定。

这时，从对岸的街道上传来了一阵喧闹声。他们都慌张起来。高个子赶忙背起伤者，向桥下走去，其他人紧跟了上去。

五个人穿过公路，蹚过一条溪水，消失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间。不一会儿，一辆警车从河道下游的公路上疾驰过来。警车的后面跟着十几个衣袖上别着红袖章的青年。他们义愤填膺，大声叫喊着，还有人朝空中开了一枪。有个满脸络腮胡的男子在人群前大骂道：“妈的！又让他们溜了……等着瞧，我会找到他们的！”

商藏

第二章 面 试

不一会儿，姜文皓就惊愕地看到武经理身后的墙上开了一扇小门，一个女人从那里走了出来。他吸了一口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

一个闷热的初秋午后。延边城市沧浪市某座知名大厦的一间宽大豪华的办公室。

从窄细的门缝望进去，靠里侧的一张长方形的办公桌旁，两个穿着深黑色西装的男子面对面坐着。他们正在异常专注地谈论着什么。

其中，背对正门的那个，年纪约摸二十二岁。他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神情略显不安，苍白的嘴唇有时会微微颤动一下，但温顺的双目却是出奇地发亮。这就是这个年轻人给人的第一印象。

另一个男子，年纪虽不超过四十，脑瓜上却只残存了几撮枯黄的头发。他的眼睛就像两道刚愈合的伤疤，平坦的酒糟鼻有如一幢刚被掀翻的低矮的房舍，那一张特别突出的大嘴巴更是让人感到恶心。另外，他的脊背还驼得很厉害，两只耳朵也长得格外怪异。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正在试图打发坐在对面的年轻人。后者是来面试的，他还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

“我也爱莫能助，兄弟。”屋子的主人惋惜地摇了摇头，说道，“是这样的，你大学还没有毕业，但听口吻又想做一份全职的工作，还要拿高薪，这似乎有些……”还没说完，他自己就先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鄙视和冷漠。

“糟糕，我的鲁莽已影响了你对我的看法。不过，所有的失误都源自我太急于得到这份工作了。”年轻人掏出纸巾擦了一下额际的汗珠，调整了一下坐姿。

“是的，我已经看出这一点了，你各方面的条件确实不错，”中年人迟疑了一下说道，“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整个‘复活超动感娱乐公司’暂时无法向你提供一份合适的工作，大概是我们在楼下所贴的招聘海报对你产生了误导，那上面对职位的一些描述都是不太准确的。我想，你能懂我的意思。有时，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无奈，一旦我们捅破墙纸去探究寻源，你就会大吃一惊。”

听到这番话，年轻人的心头掠过一丝冰凉，但还是极力抑住内心的郁闷。他略微想了想，说：“武经理，我觉得你的话有些夸大其词和过于消极，我一向是抱着乐观态度去看待大千世界，而且努力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的。”

“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想……是这样的。”

“呵呵，也许年轻人审视现状的心态永远像一面无瑕的镜子。不过，你得经常擦洗。我猜测，你还企图颠覆世俗的枷锁，寻求解脱。对你来说，所谓的工作只是一块极不起眼的遮光布，你无非想躲在下面尽情展现真实的自我——兄弟，请别用这种眼神盯着我，你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来阐述自己的心声。显然，你已经对枯燥的大学生活感到了厌倦，就想到这里来找寻一下刺激。哈哈，请不要感到害臊，我也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年轻人低下了头。

武经理笑了笑，又说道：“老实说，我们已经招满了。今天下午，我们将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明天一早就可开始正常的工作。说了这么多，我得稍作总结一下，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心平气和地同别人说过话。你应该感到很幸运。这里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文凭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让客人高兴。他们一高兴，你的待遇就提高了。好了，是时候结束我们之间的谈话了。顶楼有几家搞进出口贸易的公司，我建议你去试一下，或许，他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大学生根本没有起身离去的意思。他皱紧眉头，一个劲地咬着自己的手指头。

武经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跟你这样的年轻人聊天让人感到很愉快，如果时间充裕，我们完全可以多谈一会儿，但……”他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面，准备站起来，“但作为副总经理，我得到三楼和四楼的茶苑、生活馆、游戏厅及二楼的歌城，底楼的咖啡厅和酒吧间去巡视一下。感谢你来参加面试！如果以后你作为一名顾客来光顾，我会叫你领略我们公司的真正魅力。这是一种即使在天堂里也无法享受到的乐趣，夜晚的生活还要更精彩。当然了，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你也可以带着画板、罩着艺术家的面具前来……”说完，他的唇角溜出一丝诡异的笑意，他合上桌面上那个很大的文件夹。

大学生似乎还没有彻底放弃，他想在梦境的边缘挣扎一下。“武经理，请您再考虑一下，我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相反，对于您的见解，我是很赞同的。在这个生活的大舞台上，我多么渴望得到一次表演的机会，为此，我早作好了准备，随时可上场。”他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对方的感受，自顾自说道，“我可以上晚

班，一直干到凌晨也无所谓，我们周末还有两天时间，到那个时候，你叫我干什么都行。”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这是我自愿的，我早就想闯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天啊，你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

“对了，武经理，我刚才还忘了告诉你，今年暑假，我在东胜大街一个很大的酒吧干过一段时间。你能看出来，我跟别的应聘者是有所不同的。”

“我已看出这一点了，但是——”

“但是，我保证，如果上了班，你会发现我的能力还不止这些。我是学心理学的，却被一种无形中存在的魔力拴在半空中动弹不得，完全不晓得底下的世界，这是多么危险和不堪啊！无可否认，书本上的那些东西在这里几乎一文不值，因为毫无实践作根基的理论就像给死人披上的寿衣，丝毫起不到正常的修饰作用，只配作为殉葬品被沙土掩盖，最终同死尸一块儿腐烂，变成蛆虫的嫁衣。所以，我必须出来吸呼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这天气真是糟透了，我想，你已经改变当初的决定了吧？”

姜文皓的这番话让武经理感到十分震惊，这些话似乎刺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个部位。他再次打量了一下这个大学生，身子微微前倾，但始终保持着主宰者的高贵姿态。“我算服了你了！”他宛如刚浮上水面的鲤鱼，鼓着腮帮子深呼了一口气，说，“但不管你有多能干，我们的确已录用满了。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是相对而言的。在这个世界上，某些行业所看中的往往是你的缺点，包括一个人的粗野……行了，姜文皓同学，去找一份适合你的工作吧。别再固执己见了，这是多余的，而且是无用的。”

“但我只是想获得一份工作而已，与其他的话题毫不相干。”

“你真够烦人的！如果我是你的辅导老师，一定会重重惩罚你。”武经理拍了一下桌面，但尽量压制住心头的怒火，“我也是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这就是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得了，我不想跟你多说了，你快走吧，否则我要叫人了。”

“叫谁？难道是叫我吗？”

一个优美的女声忽然传了出来，但一时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

不一会儿，姜文皓就惊愕地看到武经理身后的墙上开了一扇小门，一个女人从那里走了出来。他吸了一口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大？可能刚过三十，或许已超过四十岁了，天知道！她走出来后，那扇神秘的小门旋即自动合上了，静默无声，也没留下丝毫痕迹，整个墙面还是那么完整无缺。

这是一个来自天堂的美人。她性感的红唇上正叼着半支香烟。当她步态婀娜地走来，用纤细的手指将烟蒂抛入茶几上一咖啡色的烟灰缸时，那一瞬间的动作是何等轻盈流畅。

这个女人一到跟前，武经理立马起身让座。他用西装的袖口夸张地擦了一下桌沿上的些许烟灰，一边将文件夹重新打开，平摊在桌面上。之后，他就谦恭地立在一旁。当他俯身用温顺的语调向女士介绍年轻人的情况时，这个女人显得很意

外，美丽的嘴角闪过一丝笑意。

不一会儿，在她的默许下，武经理终于挺直了臃肿难看的身形，非常客气地对姜文皓说：“既然方总已同意了，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公司总部正缺少一名管理人员，本来我们打算……冠冕堂皇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但有一点，你得先到一线场所体验一下，我会给你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就这么着，明天晚上你就来熟悉一下环境，等明年七月份毕业后，我们会正式把你调到公司总部。对了，方总，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被尊称为方总的女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与她仅一桌之隔的大学生，两眼放出慑人的光芒。姜文皓已是满头大汗，整个人感到局促不安，脸早就红到了耳根。

武经理干咳了几下，方总这才回过神来。她甩了甩秀发，将洁白的下颌抬得老高，说：“好好干吧，我是不会看走眼的。有时候我在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这只能说明每个人所获得的机遇不同罢了。有时候，我们不仅要学会创造，还要学会放弃。一个人如果被迫犯下可怕的罪恶，而他的对手却妄图通过各种手段去听刑场上的枪声，但到头来，那些来之不易的子弹头对坟墓中的腐尸又有什么用处？人得学会忍受和知足，不要一味追讨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好了，就这样，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进行交流。”

姜文皓大概已经麻木了，或者正漂浮在无边的虚无中，但他终于没忘记让自己显出足够的兴奋。最后，他笑了笑，还郑重地点了点头。这个家伙已察觉自己空荡的情感阁楼里钻入了某个抹不去的倩影，同时，他还能感到体内的热血在沸腾，在加速循环，并狠命冲撞着血管与皮肉相连的每一个地方。

面试结束后，姜文皓就像一具被勾去魂魄的躯壳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回到了校舍。那一晚，他失眠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